



左耳

【终结】

LEFT EAR II
饶雪漫 作品
SHARON WORKS

穿过

夏天的木栅栏

和

冬天的风雪之后

你终会抵达

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饶雪漫文集温暖珍藏版
青春疼痛系列之四

左

LEFT EAR II

耳
【终结】

饶雪漫 作品
SHARON WORKS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饶雪漫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左耳终结/饶雪漫著. —2版.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5
(饶雪漫文集)
ISBN 978-7-5470-0922-2

I. ①左…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8479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244千字

印张: 16.75

出版时间: 2010年5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0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

统 筹: 雷 同

责任编辑: 赵 旭

特约编辑: 方悄悄 丁丽艳

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

美术编辑: 向 梦 郑卫卫 李亦凡 顾利军

ISBN 978-7-5470-0922-2

定 价: 29.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Contents 目录

序曲	002
PART 1 许帅	015
PART 2 夏吉吉	101
PART 3 小耳朵	177

尾声	243
后记	250



亲爱的
微笑 眼泪
一朵花一粒沙
一串暗红色的冰糖葫芦
坚持不哭的维尼小熊
写在玻璃上的誓言
我疼过的心尖
皆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选自木子耳的博客《左耳说爱我》

序曲

很多天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称呼他。

很多时候，我习惯说：“噢。”他就笑起来，不过他笑完就算了，从不强求我，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什么的。老实说，这实在是一场有些奇特的恋爱，我猜想这主要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非常奇特的姿势进入，所以发展起来就不得不有些非同寻常。初初的兴奋过后，我们都开始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彼此心照不宣的是，我们都不想过早地让别人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就算见面，也搞得像“地下党”般：在街上一前一后地走，半夜十二点坐在寒冷的屋顶上相对傻笑，每天发一些相同的毫无创意的短消息，诸如：饭否？天气不错呵……等等等等。就这样，时间像上了超速的发条般，寒假过完，新学期到了。

离开家的前一天，我决定去一个地方。不过我没有告诉他，而是独自前往。通往南山的路在修，非常的糟糕，公车只能开到一半，也没有出租车愿意去。我走了很长的路才到达那里，球鞋上沾了许多难看的泥，这让我的每一步都显得有些沉重。她墓前的青草比我想象中的茂盛，我并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鲜花或是别的礼物，我只把我自己带来，希望她能看到我，感受到我。

我在她面前坐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她在微笑，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责备，我心里的慌张忽然像剑一样突兀，高昂。就在这时候，身后传来我熟悉的呼吸，我回转头看到他，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双重的刺激让我差不多是跳了起来。

他迅速搂我入怀，说：“你应该叫上我。”

我莫名地尴尬，试图挣脱他，可他搂得更紧。

“让她看见！”他说，“让她看见，这没有什么不好。她会为我们高兴的。”

“不要！”我叫起来，“不要，张漾，不要！”

我的激烈好像吓到了他，他终于放开了我，我跑得远远的，在一棵树的旁边蹲下来，背对着吧啦的墓。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总之一句话，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跟着我过来，蹲在对面，抬起我的下巴，用力地捏着它，迫使我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用低哑的声音问我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告诉我！”

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掉下来。他的唇贴近我冰凉的脸颊，温柔地辗转，吸干了它们。然后，他在我右边耳边叹息说：“小耳朵，我的心里一直不好受，你知道吗？”

“嗯。”我说。

“我知道你是知道的。”他像在说绕口令，“你也应该知道，我是知道你的。”

我拼命地点头。他再度紧紧地抱着我，像发誓一样：“你放心，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然，就让我不得好死！”

他居然在墓地里说这样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慌里慌张地伸出手去堵他的嘴。他把我的手捏住，放在他的胸前：“明天你就要去上海了，会想我吗？”

“不会。”我说。老天作证，其实我是想说“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吐出来就变成了两个字。

他呵呵笑：“我是白问，你是白答。”然后他放开我，点燃一根烟。看着远方的天空，像下了重大决定似的说道：“以后，我不再叫你小耳朵了，好吗？”

“那你叫什么？”我好奇地问。

“老婆。”他调过头来看我，脸上带着捉弄完我后得意的笑。

我气得想要踢他，他身形灵活地躲了开去，我再次跑到吧啦的墓前，轻声对吧啦说：“你看到没有，他整天就这样欺负我。”我被自己略带矫情的声音吓了一跳，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吧，它会把你折磨得不像你自己。吧啦还是不说，她还是那样微笑着，眼神里带着清澈的责备。

噢，天，我不知道她到底在责备谁。

“我们走吧。”他在我身后说，“很奇怪，我每次来这里都会变天，到公车站要走好长时间，要是下雨了，你会感冒的。”

我跟着张漾走，却忍不住一步三回头，噢吧啦，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张漾伸出手来，把我的头扭过去。然后他说：“小姑娘，我们朝前走。”

我在心里有些委屈地想，我还是喜欢他叫我小耳朵。但我知道，他要朝前走，然后忘掉一些东西。当然当然，他也没有什么错，我们都应该朝前走，像我喜欢的一句话：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不是吗？

因为还要收拾行李，那天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我回到家里，发现尤他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正在看电视。自大年三十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他把头发剪短了，看上去不再那么傻乎乎的。见我进了门，他大惊小怪地喊起来：

“呀，你的鞋上怎么有那么多泥？”

我换上拖鞋说：“不小心踩的。”

他走过来，弯下腰拎起我的鞋，一直把它拎到阳台上去，在拖把池那里用力地拍打和冲洗。我端了一杯热水，靠在阳台的玻璃门边默默地看着他，想起十二岁的那一年，我们去郊游回来，他也是这样替我洗过鞋子，爸爸妈妈都夸他能干，他一直是这么一个能干的固执的好小孩。

“我爸妈呢？”我问他。

“去我家打牌了。”他说，“我来拿我的手机，明天要开学了。”

对，他的手机一直在我这里。

我回到自己房间。把他的手机拿出来，他已经把我的鞋洗好，放在晒台上。
我把手机递给他，他碰过冷水的手冰冰凉的，我迅速把手缩回来，跟他说谢谢。

他说：“昨天我在书店看到你了。”

“哦？”

“我还看到张漾了，在另一个柜台。”

“哦。”

“许弋他爸爸官复原职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维持着我的耐心。

“明天我去火车站送你吧，反正我是晚上的火车。”

“不用了，时间太早了，”我说，“而且爸爸会送我的。”

“那好吧。”尤他把手机拿到耳边，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

他终于转身要走，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低头一看，是张漾。我没接，我的铃声是周杰伦的《发如雪》，周杰伦一直在唱，当他唱到“邀明月，让回忆憔悴……”的时候，尤他拉开门，走掉了。

我把电话接起来。

张漾说：“小姑娘，我忽然很想你。”

我说：“嗯。”

他说：“我们要分开，我舍不得。”

我有些握不住我的电话了，这要命的甜言蜜语，我真想为此粉身碎骨。

“我就在你家楼下。”他说。

“等我。”我挂了电话飞奔下楼。跑到一楼的时候，我看到尤他，他转过身惊奇地问我：“李珥，你急急慌慌的要去干吗？”

我停在楼梯上，握着我的手机，对着他傻笑。

“你没事吧？”他说。

“没事没事。”我说，“我去超市买点东西，你快回去吧。”

“要我陪吗？”他问。

“不要，不要！”我把手机拼命地摇起来。

谢谢老天，他没有坚持，而是跟我挥手再见。

我确定尤他走远了，这才走出楼道。张漾从一棵大树后闪了出来，天还没有黑，只是黄昏。冬天黄昏的阳光照着他的脸，像镶了一道暗暗的金边。我们就这样站着，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终于，我笑了，他也笑了。

我问他：“要到我家坐坐吗？”

“不太好吧。”他说。

“我爸妈都不在家呢。”

“那就更不好了吧。”他说。

我为他的歪心思涨红了脸，他却更乐了。

“明天我去车站送你。”他说。

“好。”我说。

“我想抱抱你。”他说，“可是这里人来人往的。”

我伸出我的手，他迟疑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握住了它。我拖着他往前走，命令似的说：“陪我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他说，“郊外不去，今晚降温，我怕你会感冒。”

“去了就知道了。”我说。

“呵呵，”他笑起来，“你这样拉着我，不怕被人看见了吗？”

我松开了他，走到他的前面去。还好，他一直好脾气地跟着我。

我把张漾带去了“算了”。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回避的地方，我在心里为自己的勇敢鼓掌，我终于敢面对一些东西，不是吗？我必须要知道一些事实，现在而今日下，我必须要是他最最重要的人。

“算了”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一点儿没有变。只是人烟稀少。很久以前我曾

经在这里，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一个女孩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地把我搂在怀里。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带着对爱情的忠贞感甜蜜地昏过去。时光像被剪碎了的碎片在瞬间重新被粘贴，我看到过去，看到我年少而不顾一切的十七岁，心里有点不可思议的闷。那时候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爱上别的人。

张漾拉了我一把，我们面对面坐到角落里。我的小肚鸡肠也许已经被他识破，但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的脸就又红了。

他笑着，伸出一根手指，爱怜地碰了碰我的脸。

我的脸就更红了，傻不啦叽地说：“我很怕，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我也是。”他说。

“还有，我很怕受伤。”

“我也是。”

“我常常没有安全感。”

“我也是。”

“……我爱过一个人，不是你。”

“……我也是。”

“你不想知道是谁吗？”

“不想。”他干脆地答。

“我觉得我一直都弄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

“那我们慢慢去探索吧，”他用难得温和的口气回答我说，“因为我也不太懂。”

“噢，”我说，“我很想知道，你是哪一天爱上我的，可以告诉我吗？”

“从你爱上我的那一天起。”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那晚，我们说了很多的话，他喝光了一大杯啤酒，我喝光了一大杯酸梅汁。我们还共同吃掉了一大块蛋糕。夜里十点的时候，妈妈打电话来催我回家，张漾买了单，把我送到我家楼下。离别的时候，他轻轻地抱了抱我。我闻到他身上啤

酒的淡淡味道，也许是在酒吧里话已经说得太多了，那一刻，我们什么也没说，我转身上了楼。

我并不是没有尝过“离别”的滋味，但这一次，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那天晚上，我跑到阳台上去抽烟，我很久不抽烟了，只一小口就剧烈地咳嗽起来。我想好了许多种离别的方式以及离别时将要说的话甚至离别后我都该做些什么，还流了一些不争气的眼泪。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白费心机，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发短消息告诉我，他会送我去上海。然后坐当天晚上的车回北京去报道。

我看完这个短消息，在床上呆坐了半个小时，以至于我赶到车站的时候，差点错过了火车。爸爸把我送上了车厢。火车发动了，大约三分钟后，他神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着他亲切的脸，心里像温泉一样汩汩地冒着烟。因为是临时买票的缘故，他并没有座位，只好坐在我座位的扶手上。不过这样也好，我们说起话来显得挺方便。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我对他说：“噢，其实你不必送我去的，我以前一个人就可以。”

他说：“那当然，以前你不是我女朋友嘛。”

“可是，”我口是心非地说，“我不太愿意，因为这样你会很辛苦。”

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搂住我的肩膀说，“我的小姑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以后的日子，我都会这样尽量地宠着你。”

男生的誓言往往像甜而脆的薄饼，进入嘴里就会慢慢地溶化。可是它又会迅速地潜伏进你的体内，占领你的心。我有些不习惯在公共场合下这样子和一个男生搂在一起，于是我装作喝水，不露痕迹地离他稍远一些。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可密不透风的空调车已经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他替我把大衣脱掉，放到他的腿上，然后对我说：“睡会儿吧，到了我叫你。”兴许是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我靠在他身上，竟然很快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我梦到我站在一个很空旷的操场上，蓝天像一块幕布，正在放映一个很冗长的电影，电影里，他和她在亲吻。他们吻得非常热烈，他是她的。她是他的。我仓皇地退到角落里，

那个角落里堆放了很多的风筝，彩色的，很吓人，像一张又一张的人的脸，我继续退，风猛烈地吹起来，风筝摇晃着，争先恐后地往天上挤。我感觉自己拼命地在出汗，然后，嘴唇发出一个极易发出的音节：Ba——la。紧接着，幕布摇晃，影像碎裂，我醒了。

我醒了，发现他正看着我。

在我闪烁不定的眼神中，他胸有成竹地说：“你做梦了？”

我有些心虚地转开我的头，又装作找水喝。上帝作证，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迅速成长为一个有着很多小把戏的女生，不要那么轻易让人看穿我的伎俩。

他把水杯递到我手里说：“你梦到我了？”

“没有。”我说。

“小耳朵撒谎。”他轻笑着说，“你一定是梦到我了。”

他轻易忘了他的决定，又叫我小耳朵。我的心里忽然滋生出一种粘稠的恐惧，像糖一样的没完没了。于是我轻轻地推开他，坐直了我的身子。他却用力把我拉回他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不许离开。”

我的耳朵又失聪了。我靠着他，那一刻我忽然感觉我们很陌生，他到底是谁，我该叫他什么，我们怎么会在一起，火车继续轰隆隆地往前开，我的大脑开始迷乱，似吃了什么不该吃的药，任由自己智商间歇性地低下。

大约两小时后，我们随着汹涌的人流下了车。我背着我KITTY猫的小包像在公园闲逛般自在，他则一只手拎着一个笨重的行李，示意我该如何走到地铁那边。我说：我可以拖一个箱子的。

他不理我。

到了地铁站买票的地方，他让我看着行李，去排队买票。

他没有零钱，我有零钱，可是他坚决不肯用我的钱。他给了人家一百块买两张三块钱的地铁票，那个卖票的人找了很多的零钱给他，他把它们一股脑儿放在衣服口袋里。然后拿起地上的行李对我说：“我们走。”

我赌气般抢过其中的一个，像个将军般走到他前面去。

他迟疑一下跟上来，笑着对我说：“呵，原来劲儿挺大。”

地铁里很挤，我们没有位子。他抓着我的手，让我坐到箱子上。我坐上去，他的手放到我的肩上来。他用了些力气，像是怕我摔跤，我看着自己的脚尖，检讨自己内心的小脾气，尽量说服自己不去想那些无关大局的小事。偏偏地铁摇晃的时候，他口袋里的硬币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我的小脾气就又上来了，管都管不住。

走出地铁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是蒋雅希，那是一个唇彩的广告，她微张的唇如涂了粉色的蜜，分外的诱人。我在广告牌前停下脚步，饶有兴趣的样子。张漾粗声粗气地说：“走。”

我嘿嘿地笑。

他咬牙切齿地说：“我迟早收拾你！”

“我不怕。”我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他手里拎着两个笨重的行李，拿我没辙。过了好半天才恍然大悟地说：“小姑娘，我忽然发现你其实挺坏的。”

我说：“嗯，迟了。”

他放下行李，朝着我张牙舞爪。我识时务者为俊杰，跑得离他远远的。

等他终于赶上我的时候，我已经举着一杯珍珠奶茶递到他面前，笑眯眯地对他说：“累了吧，喝一杯怎么样？”

他就着我的手把一杯奶茶喝了个精光，然后坏笑起来，一把搂住我的腰说：“我想在这里吻你，来证明一下我跟你到底谁更坏。”

我吓得小脸发白，连忙承认说：“你你你，你更坏。”

他乐不可支。

接下来，怕他真做出什么惊人之举，我只好乖乖地跟在他后面，不再多话。但我低头快步走路时嘴角的弧线足以证明，快乐是从骨髓里冒出来的，是以前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呵护和守候的。

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午饭时间已过。他送我到女生宿舍的楼下，等我

去放行李。我和同宿舍的女孩们好久不见，寒暄了好一阵才得以脱身。担心他会等得有些不耐烦或饿得有些受不了，我快步跑下楼去，看到他靠在一棵梧桐树下吸烟，他穿的并不是名牌，但身材挺拔卓尔不群，在我的眼里，像一枚小小的太阳，是那样的光彩照人。

于是我站在那里，有些傻傻地看着他。直到他发现我，灭了烟头，朝我招手。

我走近。

“走吧。”他说，“你一定饿了。”

他并没有拉我的手，我们还是这样一前一后地走。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琳突然出现，像只大鸟一样地展开双臂朝我扑过来，把我搂到怀里，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身后的张漾。在我耳边轻声说：“咦，有了新故事也不汇报啊？”

我有一丝尴尬。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琳，我不希望琳对我有所想法。认为我是那种容易开始也容易结束的女生。

“张漾。”我跟琳介绍。

他们相互点头微笑。

张漾转头问我：“闺中密友？”

“这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琳。”我说。

“谢谢你常照顾李珥。”他表现得落落大方，估计在琳那里已经赢得较高的分数，琳哈哈大笑起来，我心稍安。言语间，琳的胖男生已经从旁边闪出来，他的手里拿着琳的外套。

“穿上吧。”他说，“别冻着了。”呵护之情溢于言表。琳听话地穿上衣服，短短一个假期不见，她已经在爱情里脱胎换骨，整个一小女人的角色。那一瞬间我想起她穿了干练的牛仔裤跟我一起在体育馆大声叫卖荧光棒的情景。原来我们的改变，都是那么的容易。

“要去办点事，回头再约。”琳朝我挤挤眼，挽着胖男生走掉了。

我和张漾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拉面馆里吃拉面。还是小新疆开的面馆，但口味

却比天中附近的那家差了很多。

听我抱怨，张漾说：“其实差不多的，是你感觉不同而已。”

我坚持：“肯定不一样。”

“好吧。”他吃下一大筷子面说，“小坏蛋说不一样那就是不一样。”

他这么频繁地换称呼，我真有点吃不消。

我说：“我有个要求。”

“说！”

“今天我请你吃面。”

“不行。”他说。

“为啥？”

“不为啥。”他说，“反正我跟你在一起，不想让你花一分钱。”

“为啥？”

“我都说了不为啥。”

“但我今天非请客不可。”我把筷子啪地放下，坚决地说，“不然我就不吃这碗面，饿死！”

他看着我：“破小孩你够拧的啊。”

我只是哼哼。

“好吧。”他投降。

我还是哼哼。

他生气地说：“我都同意了，你还哼什么哼啊，小心我揍你！”

我继续哼哼。

他伸出手来，在我的头发上揉了揉：“乖小孩，快吃，不然会饿晕过去的。”然后，他拿起一双干净的筷子，替我把面和了和，一面和一面说：“我老记得那个替我和面的女孩，我想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喜欢上她的呢。”

那天，我如愿以偿地付了账。他把手放在口袋里，无可奈何地对着我笑。没错，我就是这样拧，尊严有时候比什么都重要。当然他的让步和宽容也让我心存